

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 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謝明文

關於周代金文中女子稱謂的格式，不少研究者曾通過全面梳理相關金文作過比較細密的分析，〔1〕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研究者對這些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以致在相關討論中出現了不少錯誤。本文擬針對此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注意“私名+姓”的格式

周代金文女子稱謂中，“私名+姓”的格式，只有少數研究者在論及人名稱謂時附帶提及。如盛冬鈴先生在談及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格式時，認為“也有名在姓前的例子”，並以中伯盨（《三代》10.27.5，《集成》04355）“中伯作嬭姬旅盨用”之“嬭姬”為例。〔2〕吳鎮烽先生在討論女性人名“私名+姓”的格式時，例舉了陳侯簠（《集成》03903）“陳侯作嘉姬寶簠”之“嘉姬”、叔噩父簠（《集成》04056）“叔噩父作鸞姬旅簠”之“鸞姬”、伯梁父簠（《集成》03793）“白梁父作嬭姑尊簠”之“嬭姑”、叔向父簠（《集成》03849）“叔向父作嬭姁尊簠”之“嬭姁”、成伯孫父鬲（《集成》00680）“成伯孫父作浸羸尊鬲”之“浸羸”、散車父壺（《集成》09697）“散車父作皇母廬姜寶壺”之

*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商代金文的全面整理與研究及資料庫建設”（項目編號：16CYY031）。

〔1〕李仲操：《兩周金文中的婦女稱謂》，《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第398—405頁，中華書局1992年。石岩：《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3期，第8—17頁。

〔2〕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十七輯，第29頁。

“廬姜”共 6 例。^{〔1〕} 謝博霖先生在討論女性人名時，附帶提及了“私名+姓”的格式，並以伯梁父簋甲(《集成》03793)“白梁父作嬋姑尊簋”之“嬋姑”、叔向父簋(《集成》03849)“叔向父作嬋奴尊簋”之“嬋奴”為例。^{〔2〕} 由於只有少數研究者附帶提及了“私名+姓”的格式，且提及的例子極少，並沒有對它們作全面而細緻的分析，而研究者提及的少數例子中有的證據不足，^{〔3〕}有的甚至肯定是錯誤的。^{〔4〕} 因此“私名+姓”的格式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以致研究者在碰到此類女子稱謂時往往作出錯誤的分析。下面我們就根據周代金文比較全面地談談這一類女子稱謂。

棗莊市山亭區東江村古墓出土了一大批小邾國青銅器，從銘文看，其中有多件是邾慶為秦妊所作器，如邾慶匜(《小邾國遺珍》^{〔5〕}第 113 頁)“邾慶作秦妊匜，其永寶用”、邾君慶壺(《小邾國》第 87 頁)“邾君慶作秦妊禮壺，其萬年眉壽永寶用”、邾慶鬲(《小邾國》第 41 頁)“邾慶作秦妊羞鬲，其永寶用”等。還有邾慶為另兩個妊姓女子華妊、秦^{〔6〕}妊所作的器物。前者有兩件鬲，銘文作“邾慶作華妊羞鬲”(《小邾國》第 106—107 頁)，後者有一件匜(《小邾國》第 111—112 頁)、兩件簋(《小邾國》第 114—116 頁)、一件方壺(《小邾國》第 118 頁)，銘文皆作“邾慶作秦妊匜，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此外華妊自作鬲兩件，銘文作“邾華妊作羞鬲”(《小邾國》第 108—110 頁)。研究者多已指出華妊、秦妊是邾慶夫人秦妊往嫁時陪媵的娣，可信。

關於“秦妊”的稱謂，林澐先生因為主張秦是嬴姓，因此他在討論“秦妊”時認為：“如果是直接嫁到小邾國來的，應該在‘妊’前面冠以‘邾’或母國名。不該稱為‘秦妊’。有可能她是先嫁到了西方的秦國，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回到了母國，又被小邾君所得。”^{〔7〕}由於夫家“邾”是曹姓，因此不少研究者皆認為“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因而得出了還存在一個不同於嬴姓的妊姓秦國的結論。^{〔8〕} 關於“華妊”、“秦

〔1〕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修訂本)》第 461 頁，中華書局 2006 年。

〔2〕 謝博霖：《西周青銅器銘文人名及斷代研究》第 25 頁，臺灣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3〕 “嬋姑”之“嬋”既可能是諡號，也可能是“嬋”的加女旁字，“嬋”即國族名“嬋”。相比較，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4〕 如“嬋奴”之例，“嬋”顯然應讀為“辛”，乃是國族名而非私名。參看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第 195 頁，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5〕 棗莊市政協臺港澳僑民族宗教委員會、棗莊市博物館編：《小邾國遺珍》(以下簡稱“《小邾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6 年。

〔6〕 此字舊或釋作“秦”，誤。研究者或改釋作“華”，恐不可信。

〔7〕 林澐：《棗莊市東江墓地青銅器銘文部分人名的考釋》，棗莊市山亭區政協編：《小邾國文化》第 195—196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6 年；又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第 208 頁，中華書局 2006 年；收入氏著：《林澐學術文集(二)》第 219 頁，科學出版社 2008 年。

〔8〕 趙平安：《山東秦國考》，《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第 175—178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王恩田：《棗莊山亭邾器與邾國》，棗莊市山亭區政協編：《小邾國文化》第 160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6 年。

妊”，其稱謂格式研究者一般不作討論。我們認為“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從理論上看當然是可成立的，但綜合相關材料看，却不由讓人懷疑。我們知道，文獻中宋國華氏為子姓，金文中也有相關證據。如山東沂水縣春秋墓出土的華孟子鼎（《海岱考古》第六輯圖版 382），其銘文作“華孟子作段氏婦仲子媵寶鼎，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保用享”，據銘文可知華氏為子姓。如果“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那麼“華妊”、“秦妊”的格式也當相類，亦可推出華氏或華國也是妊姓，秦氏或秦國也是妊姓。如果我們承認“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的格式，那麼我們必然得假設存在一個妊姓的秦國或秦氏、一個不同於子姓的妊姓華國或華氏、一個不同於嬴姓的妊姓秦國或秦氏，而這些據目前的傳世古文獻資料以及出土資料皆是很難加以證實的。認為“秦妊”是“娘家國族名+姓”一類格式的研究者，皆對“華妊”、“秦妊”的稱謂置之不理，這是非常不妥當的。

此外，同墓地遭盜掘的青銅器中有三件鑄叔盤，其銘作：

鑄叔作叔妊秦媵盤，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鑄即祝國，《世本》云任姓。此外據鑄公簠蓋（《集成》04574）“鑄（祝）公作孟妊車母媵簠”，亦可知鑄乃妊姓。因此鑄叔盤顯然是鑄叔為女兒叔妊秦出嫁到小邾所作的媵器，“叔妊秦”應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李學勤先生認為古時女人稱謂不能將名放到姓前，因此“叔妊秦”與上引“秦妊”不是同一個人。^{〔1〕}

“叔妊秦”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如果承認“秦妊”是“國族名+姓”的格式，那麼就得認為“叔妊秦”與“秦妊”沒有關係，她們不是同一個人。三件鑄叔盤與邾慶為秦妊所作的這一批器皆出自棗莊市山亭區東江村古墓，如果說前者的“叔妊秦”與後者的“秦妊”沒有聯繫，恐怕是不可信的。我們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周代女子稱謂中“名”能不能放到“姓”前，如果能，那麼“秦妊”完全可以考慮是“私名+姓”的格式，這樣“叔妊秦”與“秦妊”應該就是同一個人。下面我們就通過一些具體的金文例子來分析周代“私名+姓”這一類女子稱謂。

（1）鮑（鮑）子作媵仲甸始（姒），其獲之男子，勿或東已，它它熙熙，男女無期，仲甸始（姒）及子思，其壽君毋死，保而兄弟，子孫孫永保用。

鮑子鼎，《銘圖》02404


（2）仲師父作季妓始（姒）寶尊鼎，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

〔1〕李學勤：《小邾國墓及其青銅器研究》，《東岳論叢》2007年第2期，第3頁。李學勤：《小邾墓地及其青銅器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第314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

- 疆,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享。 仲師父鼎,《集成》02743
- (3) 樊君作叔羸(𠄎)媵器寶鬯(𠄎) 樊君鬯,《集成》00626
- (4) 穆穆曾媺嬪朱姬作持。 曾媺嬪朱姬簠,《銘圖》05803
- (5) 唯曾媺嬪瑶姬作持。
曾媺嬪瑶姬簠,《書の原點・金石書學》第18期第6—7頁
- (6) 季官父作仲姊嬪姬媵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季官父簠,《集成》04572
- (7) 鄒子孟嬪(𠄎)青之飲簠(蓋銘)。 鄒子孟青嬪(𠄎)之飲簠(器銘)
鄒子孟青嬪簠,《銘圖》05795
- (8) 鄒子孟丑嬪(𠄎)之飲鼎。 鄒子孟丑嬪鼎,《銘圖》01848
- (9) 加嬪(𠄎)之行簠,其永用之。 加嬪簠,《銘圖》05425
- (10) 王子申作嘉嬪(𠄎)盞孟,其眉壽無期,永寶用之。
王子申盞,《集成》04643
- (11) 陳侯作嘉姬寶簠。 陳侯簠,《集成》03903

(1)中的“仲甸始(嬀)”,吳鎮烽先生說:“鮑氏嬀姓,故稱仲甸嬀。仲,在姊妹間的排行。甸,其名也。”〔1〕馮峰先生認為名在姓前,不合慣例,“甸”有可能是仲嬀所嫁夫家之氏。〔2〕雖然“甸”、“鮑”亦音近,但“甸”顯然不宜讀作“鮑氏”之“鮑”,因為銘文中“鮑氏”之“鮑”作“𠄎”,而“仲甸嬀”銘文中兩見,“仲”後一字皆作“甸”,可見“甸”、“𠄎”用法有別。此外,金文中女子稱謂似鮮見將排行置於國族名或氏前,“甸”亦不太可能是夫家國族名。因此我們認為將“甸”看作私名是最合理的,〔3〕吳說可從。

(2)中的“季妓始(嬀)”與(1)中的“仲甸始(嬀)”結構完全相同,首字皆是排行,末一字皆是女子之姓,故我們認為前者的“妓”也是私名,它亦置於姓前。〔4〕

(3)中“叔”後一字,原作“”,或缺釋,或釋作“羸”。我們認為應釋作“羸”,據它在金文中的一般用法可讀作“羸”。樊季氏孫仲鬮鼎(《集成》02624,《銘圖》02240)銘文作“唯正月初吉,樊季氏孫仲鬮(𠄎)董,用其吉金,自作礪沓”,“仲鬮(𠄎)董”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樊季氏孫”與“仲鬮(𠄎)董”是同位語關係,由此可知樊國應是𠄎姓。這與(3)樊君為𠄎姓女子作媵器得出樊國應是𠄎姓恰可互證。“叔羸鬮

〔1〕吳鎮烽:《鮑子鼎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2期,第52頁。

〔2〕馮峰:《鮑子鼎與鮑子鑄》,《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7期,第106頁。

〔3〕金文中女子之名與字有時不太容易區分,因此本文所說的私名包括名與字。

〔4〕孟媵姬缶(《近出》1038)“孟媵姬擇其吉金”之“孟媵姬”,我們認為前者的“媵”未必是姬姓之媵,它也可能是私名,置於姓“姬”前。

(𠄎)”，舊一般在“嬴”後面施加頓號，認為“叔嬴鬯(𠄎)”不是一個女子而是兩個，一個是叔嬴，一個是𠄎。此器是兼媵兩女。〔1〕

將“叔嬴鬯(𠄎)”與(2)中的“季姁始(姁)”、(1)中的“仲甸始(姁)”比較，可知它們的結構完全相同，我們認為“叔嬴鬯(𠄎)”宜看作一人，而其中的“嬴”應是私名，“叔”是排行，“鬯(𠄎)”是姓。(3)是指樊君為名叫“嬴”的小女兒作了媵器鬯。

(4)中“曾媺嬪朱姬”，女子稱謂。關於其結構，整理報告認為：

“曾”，國名；“媺嬪”，應為私名；“朱”，可讀為“邾”，國名；“姬”，曾國之姓。“曾媺嬪朱(邾)姬”，即曾國姬姓之女名(媺嬪)，嫁於邾國者。〔2〕

申青雲先生的意見與整理報告同。〔3〕《曾國青銅器》認為朱姬可能為私名而媺嬪可能為行輩與國姓，媺即孟，為行輩，嬪為婦國姓氏。〔4〕

我們認為上述意見皆存在一些問題，下面我們對“曾媺嬪朱姬”試作分析。“媺”原作上下結構，上“好”下“皿”，此字在目前已經發表的金文中，除了見於(4)、(5)外，還見於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出土的玄簠(《考古》2014年第7期第26頁圖版20.2)“媺嬪(𠄎)玄之行簠”。結合這些銘文來看，“媺”應該就是長女稱孟之孟的專字。值得指出的是，這幾例與“媺”字有關的銘文皆與曾國有關，不知長女之孟或用“媺”字來表示是否是曾國文字的特點還是其他國別的文字也有只是目前沒有發現而已，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結合(4)、(5)來看，我們認為最合理的分析應該是：“嬪朱”、“嬪瑶”都是私名。從金文資料看，周代的曾國是姬姓，這已經為研究者所熟知。“曾媺嬪朱姬”、“曾媺嬪瑶姬”應是“娘家國族名(曾)+排行(孟)+私名(嬪朱/嬪瑶)+姓(姬)”的格式。曾媺嬪朱姬簠，浙川縣徐家嶺春秋墓葬出土，曾媺嬪瑶姬簠，出土地不詳，但據銘文與字體推測，可能係徐家嶺墓葬盜掘出土。“嬪朱”、“嬪瑶”可能有親屬關係，但從“曾媺嬪朱姬”、“曾媺嬪瑶姬”都言“媺(孟)”來看，她們應不會是親姐妹。從曾媺嬪朱姬簠出自鄆氏墓地來看，可推測“嬪朱”的夫家可能是鄆氏。

(6)“仲姊〔5〕”與“嬪姬”是同位語關係，我們認為“嬪”應是私名。如果在同一平

〔1〕李學勤：《光山黃國墓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第49—52頁。曹兆蘭：《從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第103頁。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62頁，大象出版社2004年。

〔3〕申青雲：《河南出土戰國青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第32頁，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國青銅器》第406頁，文物出版社2007年。

〔5〕研究者或把“仲”後一字釋讀作“嬪(曹)”，認為季宮父簠是季宮父為一齊出嫁的仲嬪、嬪姬製作的陪嫁器(曹兆蘭：《從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第103頁)，此說不可信。

面分析,“仲姊孌姬”可看作“排行+親屬稱謂+私名+姓”的格式。

(7)鄴子孟青孌簠蓋銘“孟孌(𠄎)青”顯然是“排行+姓+私名”的格式,這種格式是周代金文女子稱謂中非常典型的。器銘中與蓋銘“孟孌(𠄎)青”相對應的却作“孟青孌(𠄎)”,私名(“青”)在姓[“孌(𠄎)”]前,聯繫前面所舉諸例來看,我們認為這不是偶然誤鑄所致,而應看作私名能置於姓前的強證。

(8)“孟”後面一字,原形作“𠄎”(蓋銘)、“𠄎”(器銘),舊一般釋作“升”,研究者指出應改釋作“丑”。〔1〕“孟丑孌(𠄎)”與(7)“孟青孌(𠄎)”比較,可知“丑”顯然也應是私名。

楚王鼎(《銘圖》02318)“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孌(𠄎)加飴鯀,其眉壽無期,子孫永寶用之”之“隨仲孌(𠄎)加”屬於“夫家國族名+排行+姓+私名”的格式,(9)中的“加孌(𠄎)”與之極可能是同一人,其中的“加”我們認為也是私名。

金文中,“嘉”既能作國族名(如嘉子易伯臚簠,《集成》04605;孟嬴詣不缶,《銘圖》14086),也能作人名(如右走馬嘉壺,《集成》09588)。因此(10)、(11)中的“嘉”也有這兩種可能。(10)、(11)中“嘉”後面的女姓分別是“孌(𠄎)”、“姬”,又據孟嬴詣不缶“唯正月初吉庚午,嘉子孟嬴詣不自作行缶”來看,“嘉”作國族名,很可能應是嬴姓。因此,(10)、(11)中的“嘉”顯然宜看作私名。〔2〕

《國語·晉語一》:“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捷疾……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史記索隱》:“《國語》:有蘇氏女,妲字己姓也。”這是商末女子稱謂“私名”置於“姓”前的例子,那麼在周代金文中,女子稱謂偶爾將“私名”置於“姓”前也是很自然的。

通過以上的例子,可知在周代女子稱謂中,確實是存在將“私名”置於“姓”前的變例的。據此,我們認為棗莊市小邾國青銅器銘文中的“秦妊”、“華妊”、“奏妊”也完全可以看作“私名+姓”的格式,“秦”、“華”、“奏”皆是私名。這樣處理有兩個好處,其一就是不必預設存在一個妊姓的奏國、一個不同於子姓的妊姓華氏、一個不同於嬴姓的妊姓秦國。其二還可以將“秦妊”與三件鑄叔盤中的“叔妊秦”看作同一個人,其間關

〔1〕 虞晨陽:《〈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校訂》第35頁,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2〕 蘇冶妊鼎(《集成》02526,《銘圖》02089)“蘇冶妊作說改魚母媵,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冶”,李仲操《兩周金文中的婦女稱謂》(《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第400頁)認為“如非國族則當是字”,可信。說得更妥當一點,即它既可能是母家國族名,也可能是私名。上引盛冬鈴先生列舉的中伯盨(《三代》10.27.5,《集成》04355)“中伯作孌姬旅盨用”,從文例看,其中“孌姬”之“孌”,既可能是私名,但也可能是夫家國族名(周代金文中的“中”族為姬姓,中伯盨應是中伯為女兒或同姓女子作器)。如果“孌姬”與中伯盨(《集成》03946,03947)“中伯作亲(辛)姬緜人寶簠,其萬年子孫寶用”之“辛姬緜人”是同一人的話,則前者的“孌”應是私名。

係猶如(7)“孟青嬭(𠄎)”或作“孟嬭(𠄎)青”。如果我們的意見符合事實,那麼由鑄叔盤可知,這個“秦妊”應是來自妊姓的鑄(祝)國。華妊、秦妊作為秦妊往嫁小邾時陪媵的娣,很可能也是來自鑄(祝)國。

總之,周代女子稱謂中確實存在“私名”置於“姓”前的例子。希望本文的研究,能讓眾多研究者對這一現象有更明確的認識。

二、注意不要把女子稱謂誤作男子稱謂

(1) 鄘子孟嬭(𠄎)青之飲簋(蓋銘)。鄘子孟青嬭(𠄎)之飲簋(器銘)。

鄘子孟青嬭簋,《銘圖》05795

(2) 鄘子孟丑嬭(𠄎)之飲鼎。

鄘子孟丑嬭鼎,《銘圖》01848

(2)中“丑”字,整理報告釋作“升”,並對上述人名分析說:

器銘為“𠄎(遠)子孟青嬭之飲匡”。蓋銘為“𠄎(遠)子孟嬭青之飲匡”,“青”、“嬭”二字前後顛倒,與器銘不同。從 M3 出土鼎銘又稱“𠄎(遠)子孟升嬭”看,應以器銘為準,蓋銘可能為誤書。“𠄎”為其氏稱,“子”為身份,與“𠄎(遠)子受”同;“孟”為行第,即庶長;“青嬭”應為其私名。“嬭”看似其姓,但從器主稱“𠄎(遠)子”看,應為男性,男性稱謂罕見綴姓者。所以,“𠄎(遠)子孟青嬭”應是行第為庶長、名為青嬭的遠氏公子。〔1〕

整理報告又認為“𠄎(遠)子孟升嬭”即“𠄎(遠)子孟青嬭”,“升”通“青”。〔2〕申青雲先生關於(1)、(2)中人名的意見與上引整理報告相同。〔3〕

我們認為上述意見存在不少問題。金文中“子”既可以指稱男子,但也經常可指稱女子,如大師盤(《銘圖》14513)“唯六月初吉辛亥,太師作為子仲姜沫盤”、大孟姜匜(《集成》10274)“太師子大孟姜,作盤匜,用享用孝,用祈眉壽,子子孫孫,用為元寶”、慶叔匜(《集成》10280)“慶叔作媵子孟姜盥匜”、景公壺(《集成》09704)“景公作為子叔姜媵盥壺”等。

金文男子稱謂中有許多“子”字,舊往往誤作一種身份或爵稱,不少研究者指出它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60—361頁,大象出版社2004年。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第361頁。

〔3〕申青雲:《河南出土戰國青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第25—26頁。

們應是表示尊稱或美稱。如“鄧子辭慎”又作“鄧辭慎”，可證其中“子”是尊稱。^{〔1〕}我們認為在女子稱謂中，同樣亦可在前加“子”字，如《左傳》文公十四年之“子叔姬”，鮑子鑄(《集成》00271)“唯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躋仲之子□，作子仲姜寶鑄”之“子仲姜”等。

根據鄢子棚簋(《銘圖》04578)“楚叔之孫鄢子册(馮)之□”、鄢子棚缶(《銘圖》14079、14080)“楚叔之孫鄢子册(馮)之浴缶”，“楚叔之孫”與“鄢子册(馮)”是同位語關係，可知鄢氏出於楚，而楚為芈姓，因此鄢氏亦是芈姓。這樣，“鄢子孟嬭(芈)青”的結構也就好理解了，應是“母家族氏+尊稱(子)+排行+姓+私名”的格式，它顯然應是女子自稱。整理者以及申先生由於沒弄明白“鄢子孟嬭(芈)青”、“鄢子孟青嬭(芈)”、“鄢子孟升嬭(芈)”的結構，因此誤把女子名當作男子名處理，這是很不妥當的。

三、注意女子稱謂可使用姓氏用字或國族名用字作私名

樊君作叔羸鬻(芈)媵器寶鬻(跽)

樊君鬻，《集成》00626

周代男子以“羸”為名字者，如“蔦伯羸”、“內史羸”(趨鼎，《集成》02815)。^{〔2〕}既然男子可以姓氏用字作私名，那女子以姓氏用字作私名也就不足為怪了。上文談及的“叔羸鬻(芈)，我們認為即是使用姓氏用字“羸”作私名。姬妊旅鬻(《集成》00511，《銘圖》02692)“姬妊旅鬻”，其中“姬”、“妊”當有一字是用作姓氏，一字是用作私名。筍伯大父盥(《集成》04422)“筍伯大父作羸改鑄甸(寶)盥”，其中“羸”、“改”當有一字是用作姓氏，一字是用作私名。魯伯大父簋(《集成》03988)是春秋早期器，其銘文一般被釋作“魯伯大父作孟姜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乍看之下，研究者會認為此器是魯伯為他姓女子所作媵器。此銘拓本又著錄於《山東金文集存·魯》4.3，該拓本底部似較完整，其中第一行“孟”、第三行“用”後應各有一字，《山東金文集存》分別釋作“姬”、“鬻”，從行款以及所存殘筆來看，此釋可從，因此該簋銘實作“魯伯大父作孟姬

〔1〕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第75—82頁。李守奎：《楚大師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鑄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第21—27頁，中西書局2014年。

〔2〕謝明文：《金文叢考(一)》第7則《釋趨鼎“羸”》，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第46頁，中西書局2014年。

姜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另有兩件魯伯大父簋（《集成》03989、03974），銘文分別作“魯伯大父作仲姬俞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魯伯大父作季姬媵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上述三器同屬春秋早期，其中的“魯伯大父”當是同一人，“孟姬姜”、“仲姬俞”、“季姬媵”當是三姐妹，“孟姬姜”之“姜”顯然是以姓氏用字作私名。

上文我們討論過的“秦妊”、“叔妊秦”，特別是後者，可以肯定其中的“秦”是私名。這是女子私名用國族名用字“秦”來表示之例。王子申盞、陳侯簋銘文中的“嘉”，按照我們的分析（參看上文），亦是用國族名用字“嘉”來表示私名之例。

金文中“番”作國族名多見，據王鬲（《集成》00645）“王作番改鬲，其萬年永寶用”、番匊生壺（《集成》09705）“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鑄媵壺，用媵厥元子孟改乖，子子孫孫永寶用”，可知“番”乃改姓。^{〔1〕}魯侯匜（《銘圖》14923）銘文作“魯侯作杞姬番媵匜，其萬年眉壽寶”，魯乃姬姓，因此“杞姬番”屬於“夫家國族名+母姓+私名”之例，其中女子私名亦用國族名用字“番”來表示。魯侯鬲（《集成》00545）“魯侯作姬番鬲”之“番”亦是私名，它與“杞姬番”有可能是同一人。“蘇”作國族名，金文中多見，而陳侯壺甲（《集成》09633）“陳侯作媵蘇媵壺”之“蘇”則用作女子私名。

從以上論述可知，女子私名既可以使用姓氏用字，也可以使用國族名用字，據此，我們推測女子私名同時使用姓氏用字與國族名用字大概也是可以的。如果這種推測合乎實際，那麼媵器銘文中那些被認為是兼媵兩女的，所謂兩女有的有没有可能本是一女，只是這一女的私名是同時使用姓氏用字與國族名用字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至於具體情況怎樣以及如何辨別，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看校補記：本文為2014年據舊稿改寫，2016年4月8日投寄《出土文獻》。2016年我在與傅修才先生的一次聊天中聊及拙文時，蒙傅先生告知，孫剛先生在其博士論文《東周齊系題銘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第84—86頁）中已經指出“秦妊”之“秦”是私名，拙文相關部分可作為孫說的補充。另吳鎮烽先生《也談周代女性稱名的方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6月7日）一文對女性稱名方式有系統的研究。在該文中，吳先生認為“秦妊”之“秦”是母家的氏名，妊姓。此秦非陝西的嬴姓“秦”，而是與邾國相鄰的山東境內的妊姓“秦”，觀點與我們不同，讀者可以參看。

（謝明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助理研究員）

〔1〕 伯離盤（《銘圖》14467）“唯正月初吉丁亥，番叔之孫伯離用媵季妃夢”之“妃”當讀為“改”。